

交通大學唐校的播遷（抗戰時）

翁兆慶

蘆溝橋怒吼的炮聲，震驚了每一個中國人，唐山地勢首當其衝，一夕之間，樂土變成戰場。

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在唐山有悠久的文化歷史，崇高的教育地位，校舍莊偉與設備齊全固不必贅言，圖書館藏書萬卷，試驗儀器的豐富珍貴更是聞名國內。尤其最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是師資優良，師道尊嚴，我們擁有學生以唐校為家的教授群，卅年來培植桃李成林。此外校友們對工程與交通界的貢獻更是人口同辭。

烽煙日熾，廿六年的秋季始業勢必受阻，校中連朝緊急會議，商討今後大計，為了不甘做順民，為了工程教育的使命，更應遵照政府「長期抗戰」的政策，交大唐校毅然決定南遷。

環顧校景，草木依然，實不勝戀戀之情，交大唐校建立卅幾年了，這正是壯年有為，生命力最成熟的階段，而今橫遭風雨，披葉披離。

校中組織了南遷委員會，CC羅老教授做了領隊，這位光頭老人是唐校精神的象徵，他自建校伊始，執教至今，可謂卅年如一日，羅教授七十高齡不畏旅途艱辛，鼓勵了其他的人，於是全校師生婦孺，捨棄了豐衣足食，都參加這抗戰偉大的行列。

啓新水泥廠高聳的煙囪漸漸看不見了，交大師生離唐山遠了，乘平津與津浦路的火車，再轉京滬路，交大師生平安的集中上海，滬校雖暫可棲身，席履未暖，「八一三」空戰連宵，上海亦非安樂土，我們來到這十里洋場，驚悸未定，又得重作摒擋。

政府抱長期抗戰的決心，首都西遷漢口，更有遷

行都重慶之意，我們也追隨政府溯江而上。長江輪上，鄉音日遠，思鄉之念，油然而起，而今是故園寥落，親友星離了。

師生來到武漢三鎮，一看局勢又變，於是不及欣賞黃鶴樓頭的落日，鸚鵡州上的芳草，又宣佈集中長沙待命。

武昌徐家棚車站去長沙的火車方便，和今日高雄赴臺北一樣，七八小時就到了，長沙這湖南省垣，確是人物薈萃，景物豐盛。嶽麓山就在對岸，秋來霜葉似火，湘江如翠，山上有革命先烈黃興先生的衣冠塚，浩氣長存，令人敬慕，白雲深處，隱有湖南大學



唐院楊家灘校門

紅牆綠瓦，氣象萬千，此古嶽麓書院遺址也，宋明理學家講學于斯。我們有一部份礦冶系同學就在湖大臨時借讀，以後再重回母校復校的。

抗戰方殷，後方工程與交通方面都是校友在負責，這時他們伸出了援助的手，獻出金錢與力量，熱烈的支持復校，在湖南湘潭附近的楊家灘覓得了校址，在教育部無暇顧及時，一切經費開支都是校友們在籌劃負責，師資缺乏，更有些熱誠的校友返校任教，以匡時艱。

自從離開唐山，流亡千里，為時近年，而今總算獲得了安祥的休息，並與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聯合上課，楊家灘是離湘潭很近的一個小鎮，近山傍水，湘江支流潺潺經此，湖南物產豐饒，民風淳樸，當地父老所予交大的幫助與同情，是十分值得回念的，課後每徘徊江畔，以薪胆自勵，那歸舟晚唱，星星漁火，不知給天涯遊子幾許的慰安。

一切雖稱平靜無事，可是戰火逐漸內侵，廿七年秋，武漢撤退，長沙大火，使我們在楊家灘無心再談生聚教訓了，經過校友與教授們從長計議多方會商後，為一勞永逸計，決定再遷貴州平越。戰事經年，華北、江南與華中一帶已鐵騎橫侵，只有川、滇、黔等省份在世外桃源之中，黔省山嶺起伏，交通阻塞，更是敵人鞭長莫及之地，而平越雖處群山之中，距馬場坪僅十數里之近，馬場坪則係西南公路車站。並與黔桂鐵路都勻站距離甚近。運輸頻繁，我們去後來往亦可稱便並可安心就讀。

廿八年與平院一同遷來平越開學，校址設在城內孔廟，因屋宇不敷，又在毗隣福泉山設立圖書館及試驗室。平越係貴州中等縣份，商業不豐，四境多苗胞

，唯已漢化，趕場之期，觸目均是，尙留物物交易遺風，居民多務農，差堪自給，不過該城予人印象極佳，恬靜，樸實且整潔，亂世得居斯城，弦歌不絕，可謂幸福。

唐校一再播遷，至此粗告安定，興建教室，增添圖書儀器，禮聘知名之士來校執鞭，各事大加整修，借讀各校學生紛紛返來，復招收新生，於是氣象一新，此可謂中興時代。

如此不覺六年餘，秉承母校優良的傳統校風與嚴格的課程，把交大精神發揚光大之，直至卅三年冬獨山告警，再度掀起遷川的高潮。

此次走得最亂，因為事先未能決定「速遷」的宗旨，所以一切尙無準備，謠言傳來，馬場坪已有敵蹤，師生只好徒步入川，真是倉皇離校，揮淚就道了，行李書籍丟棄一空，運載儀器與圖書的車輛復遭搶劫，抵達重慶時，正逢年關在即，歲暮天寒，急景凋零，這時感謝校友們又熱誠的伸出援助的手。在四川璧山丁家坳重找了新校址，丁家坳是成渝公路上的小鎮，交通部所屬單位幾棟房子在這兒，因陋就簡的又復了課。忽然，翌年夏天，我們抗戰勝利了，於是高歌縱酒，結伴還鄉了。

總之，八年抗戰中，母校一再播遷，師生婦孺受盡流離之累，加上物質維艱，生活清苦，可是老教授們能始終堅守崗位，這是值得欽敬的，校友們對母校的愛護援助更令人萬分感激，這就是我們的「交大精神」。去歲復共為交大電研所募款奔忙，群策群力，衆志成城。而今電研所校舍已告落成，私衷至感欣慰，來日復國復校大業方長，願我交大師生共勉之。